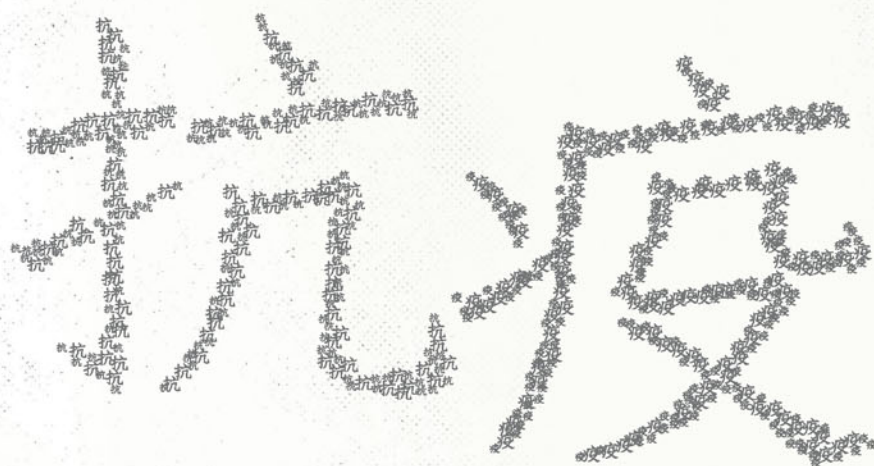


戴口罩、勤洗手、少外出.....抗疫似乎是個人的事；
捐物資、互關心、齊打氣.....抗疫其實是大家的事。

人間拾



遺

疫情突如其來，社會氣氛低沉，抗疫成了生活日常。今期「人間拾遺」從疫情中找來幾位「過來人」，他們可能也帶着你、我、他的影子，但最重要是，他們讓我們在困難中看到光輝和希望。

首先是前線醫護人員。他們走上抗疫最前線，與確診者近距離接觸，他們不是不怕死，但都認為只有守好第一道防線，才能守護香港。

第二是小學的駐校社工。疫情期間學校停課，學校社工為了繼續支援學生，花盡心思，最後化身網上KOL，幫學生及其家人抒發情緒。

接着是新屋邨的居民。有街坊因為要居家隔離14天，有人毫不吝嗇伸出友誼之手，代為到街市買餸，不辭勞苦，唯怕鄰里吃得不健康。

最後是一位尼泊爾媽媽。她因為疫情失業，又因為缺乏防疫物資而徬徨，最後獲社福機構幫忙，過程中讓她明白親情更可貴，寧願多留時間陪孩子。

四個逆境下的人物，四個讓人從逆境中看到曙光的故事，提醒我們只要抱有希望，互相扶助，定能迎難而上，安然渡過風雨。

失業尼泊爾媽媽 疫情下更重親情



疫情突如其來，令香港人措手不及，防疫物資價格飆升，市面上更一度出現瘋搶各類物資的情況。雖然有部分良心僱主沒有加入炒賣行列，但始終物資有限，較便宜的物品，轉眼一掃而光；基層市民面對口罩荒、糧食荒已苦不堪言，對不諳中文的多元文化背景人士更是困難重重。居港十年、尼泊爾裔的Saru於疫情初期就要以「天價」購買一盒口罩，她苦笑道出：「試過要付三百元買一盒，雖然不願意，但不買不行，因為沒口罩不能搭車，甚麼地方也去不了。」



疫情爆發 不懂如何求助

在多元文化背景人士圈子中，Saru 具有一定優勢，因為她懂得三種語言：尼泊爾語、印度語、英語；奈何在疫情期間，這種「優勢」在張羅物資方面並未派上用場。「疫情至今，大部分抗疫資訊都以中文發放，我和家人都無法即時掌握，就算知道社區上有善心人士或非政府機構派發防疫物資、提供援助的資訊，但都是事後才知悉，錯失無數次良機」她說。

踏入二月，確診個案數字不斷上升，疫情亦似乎來勢洶洶，Saru 憶述那段日子確實難以渡過：「我和家人從不同途徑知道超市、藥房的食米和廁紙被搶光，我很想外出買貨，但卻又不敢外出，因為一出街便要用口罩，不戴口罩的話，就會惹來街上人的厭惡目光，但我們一家的口罩數量卻是十分、十分有限。」



屋漏偏逢連夜雨 既無物資又失業

不如意事往往接踵而來，Saru 任職的餐館有同事確診新冠肺炎，餐館隨之關閉，雖然老闆表示待疫情好轉會考慮重開，但 Saru 不敢抱不太多期望，畢竟失業至今已差不多三個月了。

Saru 與丈夫和大女兒十年前來港生活，數年前誕下次女及幼子，一家五口居於佐敦。疫情爆發前，Saru 與丈夫各自有工作，一家生活尚算安穩。自 Saru 失業後，生活擔子唯有全落在丈夫身上。面對家庭收入突然減少，生活上如何調適？Saru 望一望身旁的孩子，笑說：「唯有減少玩具和零食的開支。另外，我們少買了衣服，畢竟這些都不是必要的開支。」

社工拖援手 黑暗中重現曙光

坐在面前的 Saru 不時面露笑容，就知道她提及的「黑暗期」已過去，問她何時從困境中看見曙光，她不假思索，表示當接收到本處「動融——多元文化外展隊」社工何淑芝（Katie）致電慰問她們一家那刻，一切也隨之而有所改變。Katie 說：「起初接觸 Saru 時，我深深感受到她的徬徨無助，於是我和中心同事馬上將一些防疫物資如口罩、搓手液送給她一家，並定期跟進他們的情況。」後來其他支援多元文化背景人士的機構也開始接觸 Saru，為她們一家提供幫助，Saru 也笑說現時家中的防疫物資已很足夠。

針對 Saru 失業導致家庭收入銳減的情況，Katie 曾跟她一起分析現況和尋找社會資源，並給她介紹不同找尋工作機會的平台，例如融匯一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（CHEER）專門為多元文化背景人士尋找工作而設的網上平台，讓她既可賺取收入，又有時間可照顧家中孩子。

擔心子女中文水平下降

當困難逐一、逐一解決時，問 Saru 還有甚麼擔憂？她笑笑說：「因為我聽不懂廣東話，所以無法在香港結交本地朋友，就算有一、兩個朋友，也不是深交。」她很希望子女有較高的中文水平，以便繼續在香港生活。

母親對子女有一定期望，但子女也有自己的想法。正就讀中一的大女兒 Bhumi，自三歲來港後，一直在香港讀書和成長，她表示懂得閱讀和寫作中文，訪問期間亦聽得筆者的問題；然而，請她用廣東話表達時，她卻婉拒說：「我不擅長講。」Bhumi 表示：「我擔心本地人聽不懂我的說話，也對我有偏見。」她選擇不講廣東話，「我平日只跟尼泊爾朋友說笑，至少大家會好明白對方。」

至於七歲的次女和五歲的幼子，停課後一直留在家中，聽的、看的、接觸的都只是英文節目；過往在校內學過的廣東話、中文字，停課期間沒有再講過、練習過。「復課後，恐怕又要花上一段時間重新適應，因為他們的中文水平必定下降很多。」Saru 語氣雖然平靜，卻掩不住內心的擔憂。

困難再多 也有新領悟

疫情令 Saru 失業，孩子停課，每天困在家中真的很辛苦。不過，辛苦背後她卻另有一番新體會。「多留在家，多了相處時間，忽然明白到縱然再多掙點錢，給孩子的只有物質上的優越；如果沒有了陪伴和教育，無法親眼看見他們在成長過程中的變化，那將會是無法彌補的。」在事業與親情之間，Saru 最後選擇了後者，丈夫亦給予支持，故疫情過後，Saru 也不會再投身全職工作，因為陪伴，對身處異地的多元文化人士極為重要。

疫情，令一般基層市民難以維生，更何況不諳中文的多元文化背景人士？但願生活在香港這片土地上的人，都能不分種族、語言、膚色，彼此牽引共融，在疫情中並肩同行。

